



家门口的特色学校

日前举行的全国第十六届多媒体软件大赛上,来自上海普陀区洛川学校的马晓珉等三位教师选送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综合课例”获得了三个一等奖,这也是上海地区仅有的三名一等奖。作为一所坐落于老工人新村、合并建校不到20年的九年一贯制学校,洛川学校大胆尝试信息化教学已有11年,把“多媒体教室”送到了每一个学生身边。

校长刘爱武说,信息爆炸的时代里,让孩子和网络隔绝是绝无可能的。“我们的学生都来自普通的家庭。如何培养普通孩子的信息素养?就要让信息技术产生智慧能量。”

节水提案被采纳

去年洛川学校搬入整修一新的校舍,而新校舍的节水水龙头排布,却源自九(1)班学生提交给校长的一份提案——校园节水绿地图。九(1)班的顾艺珺就是提案的提交者之一。她说,进入学校的信息实验班,上课时间能在老师的指导下走出课堂做课题,很令人兴奋。“当时为了调查学校的水资源分布状况,我抱着小电脑跑遍了学校的角角落落,给每一层楼的水龙头作了记录。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学校有那么多用水的地方。”于是,她把所有的用水点和浪费隐患分类标注到学校的平面图上,做成了调查报告提交给了校长。“没想到,学校采纳了我的建议,在校安工程改造时,给全校换上了节水型的龙头。而我在利用小电脑绘制绿地图的时候,熟悉了地图的语言,渐渐掌握了读图、绘图的技能,激发了对可持续发展生活方式的兴趣。”指导老师杨钰晨说,当时看到学生的调查大吃一惊,许多用水点连老师都不知道。

而最近,七(1)班的学生们又在做一项新的调查:为学校所在的宜川社区规划提建议。学生们分成5个小组,带着小电脑走街串巷,统计土地类型,拍摄照片录像,填写调查卡片。他们发现了宜川社区存在着“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以及马路菜场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

作业批改天天上网

在洛川学校,信息化教学渗透到了学生学习生活的每个细节。七(1)班的朱文沛做完作业,就利用学校发的小电脑,上传了自己的英语朗读作业。她告诉记者,通过小电脑,不仅可以把作业提交给自己的老师,老师也会不定期地分享一些学习资料。对七(1)班的家长而言,每天上网家校管理平台查阅自己孩子的作业批阅情况成了一种习惯:他

们能看到孩子的作业评分等级,还能通过“优”、“良”、“中”三个等级了解孩子在班上的学业水平。每天,各科老师会在这个平台上发布两三份优秀作业,供家长作为家庭指导的参考。

七(1)班的班主任孙一冰透露,通过计算机的实时记录,每个学生的学习档案里都会显示出学生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学业的折线图。

“副科”老师当班主任

无论是利用互动反馈技术了解低年级学生的学习效果,还是在交互白板教学系统的支持下,课堂师生共享学习资源,这些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推广并非一帆风顺。在洛川学校,六年级起的每个年级都会有两个信息实验班。而试点班是由信息技术学科的“副科”老师来当班主任。一开始,家长总有些顾虑:副科老师当班主任,能带好好学生么?孩子们会不会因为“触网”过多染上网瘾?七(1)班的班主任孙一冰就是这样一位顶头上任的“副科”老师。

“学生对信息化自然是感兴趣的,但如何让其余学科的老师接受,就需要‘软硬兼施’。”孙一冰说,不仅要改变教师的传统思想,更要主动参与到学科教师的备课中。“比如,我会根据数学老师的教案,向他推荐一些软件,调整课程设置,增加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本报记者 马丹

记者手记

在采访中,校长刘爱武的一席话令我印象深刻:信息化教学试点对学生有益,可能对学业成绩提升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学生学习主动性却很有帮助。“孩子们变得更愿学习。没有老师的指挥,他们会主动建立起QQ群,分享交流笔记。这些都是意外的收获,也是我从一开始忐忑到现在坚定的原因。”

朱老师讲习作



天天站讲台的语文教师,深知读书与人生发展的关系,那就不能只要求讲台台下的人读书,自己仍要多读书看报,避免变成一个因不读书而面目可憎的人。本文想通过一番自身的经历,举例说明,习作指导者要读书、要思考、要在周围人的实践效果中学习借鉴,丰富自身。

读书,带动思考

徐汇教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开始实行导师带教制。笔者因为一直有将美学引进语文课堂的愿望,就与学员一起找了朱光潜先生的书来读了几本。

朱光潜先生曾在上海与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夏衍等开办了立达学园。还为开明书店筹办了《中学生》刊物。后来又取道苏联到英国留学。又到巴黎大学注册听课,再后来回到德国留学。为兴趣而写了《文艺心理学》,为毕业论文而写了《悲剧心理学》,为生计而为开明书店的刊物写稿,这些作品对现代美学产生着影响。

我与学员们读朱光潜的书,并结合自己的语文教学得失讨论时,以美学体现在阅读教学操作手段方面为主,也涉及作文教学。朱光潜先生在《谈作文》中写:“学文如学画,学画可临帖,又可写生。在两条路中间,写生自然重要。可是临帖也不可一笔勾销。”在长期的语文教学实践中,我们深深认同学文如学画的意思。画与文对生活的反映是:“同途殊归”。

不过,朱光潜先生写作此文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由于现代医学、心理学等的新发现和普及,教学的模式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和学员们看到了学习儿童画的第三条路(甚至还有其他的许多路),也悟出与习作相通的道理和做法。

思考,启迪教学

笔者有一位校外同事,叫李淑端,曾是虹口区少年宫的图画老师。深受儿童家长的欢迎。我也曾把自己家爱涂鸦的、尚在读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每周一次,从闵行送到虹口去学习。有一次谈起上课方式,李老师轻松地说:我上课从来不去画,我只是“说”,然后让小朋友自己去画。我十分好奇,便要求听课,就此认识了儿童学画的第三条路——

她上的这节课,可以命名为《太阳家族》。学生拿出了油画棒和铅画纸,准备就绪后,老师就“说”了:你们认识太阳公公吗?请把他画下来。学生们挑选出自己认可颜色的油画棒,开始自信地作画。

现在的孩子,从小在有画面的环境中长大,太阳公公的卡通模样,应该是见识过的,完全有把握拿过来用。即使忘记了书本上画出来的样子,也不会忘记太阳实际上的圆球形。生活中,公公的样子也不鲜见,将两者合起来,太阳公公就来到了笔底下。这种方法,很像作文教学中的阅读积累和生活积累的叠加。作者的表达,可以来自间接的他人的成果,也可来自直接的生活感受,两者自然地嫁接起来。只要是经过自身消化吸收的养料,都可以诉诸笔端,成为作品。此时老师巡视,不断地针对学生

语文老师,不能只要求学生读书

的画面引导性地鼓励、表扬,指向明确:这位太阳公公显年轻,胡子黑黑的,脸庞红通通的,还发出金光。这位公公年纪很大了,胡子又长又白。看上去十分慈祥。老师不断地举起学生的画面,一路上赞扬下去,此时可看到,有些孩子正在老师的教学语言中添加修改,逐步完善。

教学,借鉴提升

在这里能看到,孩子有对生活中实物的宽松式描摹,也有以实际生活作基础的想象和移植,还有在老师指点下的借鉴与思考。几种思维糅在一起,在画面上反映出来。如果是习作,思维方式是同样的,表达方式上改用文字,当然更间接,也更难一些。

老师再“说”:太阳公公画得很棒,那么太阳阿姨呢?会画吗?当时在听课的我记得这个称呼很陌生。太阳公公已是约定俗成的称呼,生活中没有太阳阿姨一说。可当时没有学生说不会画。这就是初中生牛犊的特点,既然画公公,受到老师肯定,那么画阿姨有什么难呢?于是在太阳公公的边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太阳阿姨,有直直的长头发的、有卷卷的短发的;有圆圆胖胖的;有相比瘦削一点椭圆形的;有涂着胭脂和口红的;也有戴着眼镜的……想来孩子们所画出来的阿姨,在他们的生活中一定是有原形的,或者是一类阿姨的定型。在此时,她们开心地来到了孩子的笔下。这又让我联想到学生笔下的文字。

从公公到阿姨,两者既有联系,又反差很大。画面上两轮太阳特点和差异非常明显,很好看。老师再一次举卷表扬。接着继续“说”,太阳弟弟是什么样的?太阳婆婆什么样?太阳叔叔什么样?这时候孩子们的画面,色彩发生了突变,有绿色的、嫩黄的,粉色为主的太阳。老师继续边称赞边讲道理,道理就是老师对孩子选择色彩的理解,就是孩子们在选择色彩上的“总是有理”。

提升,催生创意

老师最后问:你还可以画出太阳谁?孩子讨论出一群称呼,老师请大家都画下来。这时有孩子喊“画不下了!”。老师胸有成竹地适时指点说:后面的太阳被前面的太阳遮住了,你就画露出来的那部分,但是要让别人看出来他是谁。学生果然轻松地做到了,画面上是满满当当的太阳大家族。画面经得起粗看,色彩缤纷,喜气洋洋;也经得起细看,人物关系辈分清晰,角色分明。

听到这里,我真是佩服。一,老师引导学生把无意积累转化为有意积累,举重若轻。二,老师把画画技术技巧的指点隐藏于无形之中,始终相信学生内在一定有解决问题的本领,只要在关键处点破通向规律的一层纸,学生就一通百通,能力便大大增强了。

这样的教学过程,既不是临帖,也不是写生。枯燥和一丝不苟会让儿童丢失兴趣。心理学告诉我们,十来岁以下的孩子,想象力最发达丰富。李老师利用儿童有限的生活经验和积累,让他们尽情发挥想象力,技巧和思维都在无形中得到锻炼。

这节课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启发,我们在朱光潜先生美学思想引导下,结合自己的实践,质疑、感悟,总结出一些新的有效的指点习作方法。这也体现出“我爱我师,但更爱真理”的学习精神。非常庆幸在幼儿图画课的“山”上搜寻到可攻习作之坚的“石”。

原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语文教研员 朱丽香

学生提案直通校长,作业批改家长同步可查

大胆触网,让学生更主动地学习



近日,在闵行区浦江镇勤劳村“少年之家”举办了首场文化体验活动,近百名孩子参加了健康操和创意陶艺制作。

为了丰富农村地区少年儿童课余文化生活,享受到公益、优质的校外教育资源,今年中福会少年宫浦江青少年活动中心在勤劳村建立了首个“乡村少年之家”示范点,引入了陶艺和纸艺两项活动。今后,中心将定期在各村开展各类艺术、体育、科普等活动,并不断引入更多的文化资源,让“乡村少年之家”成为沪郊农村家园文化服务的主阵地。

本报记者 王蔚

“少年之家”开进村